

<<友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友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20087143

10位ISBN编号：7020087140

出版时间：2011-10

出版时间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：朱宏伟

页数：242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前言

中国素来是散文大国，古之文章，已传唱千世。而至现代，散文再度勃兴，名篇佳作，亦不胜枚举。散文一体，论者尽有不同解释，但涉及风格之丰富多样，语言之精湛凝练，名家又皆首肯之。因此，在时下“图像时代”或曰“速食文化”的阅读气氛中，重读散文经典，便又有了感觉母语魅力的意义。

本着这样的心愿，我们对中国现当代的散文名篇进行了重新分类编选。比如，春、夏、秋、冬，比如风、花、雪、月……等等。这样的分类编选，可能会被时贤议为机械，但其好处却在于每册的内容相对集中，似乎也更方便一般读者的阅读。

这套丛书将分批编选出版，并冠之以不同名称。选文中一些现代作家的行文习惯和用词可能与当下的规范不一致，为尊重历史原貌，一律不予更动。考虑到丛书主要面向一般读者，选文不再注明出处。由于编选者识见有限，挂一漏万在所难免，遗珠之憾也将存在。这些都只能在日后逐步弥补，敬请读者诸君多多指教。

内容概要

《中国现代经典美文书系》系由陈子善、蔡翔主编，从中国现代名家经典作品中攫取精华篇目，按主题分为：《父》《兄》《师》《友》、《春》《夏》《秋》《冬》、《风》《花》《雪》《月》、《山》《河》《湖》《海》、《醉》《生》《梦》《死》等，囊括了鲁迅、茅盾、郭沫若、老舍、郁达夫、朱自清、林语堂、梁遇春、冰心、张爱玲、张恨水等诸多现当代散文大家的经典名作，咀英啜华，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散文名篇进行一次整体的梳理和分类。

本书为其中一册，该书收录的文章都颇具代表性，能让人了解中国的社会风貌。

<<友>>

书籍目录

-
- 范爱尔
 - 吊刘叔和
 - 忆淑敏
 - 鲁迅忌日忆殷夫
 - 悼志摩
 - 忆刘半农君
 - 怀鲁迅
 - 论郁达夫
 - 忆柔石
 - 风雨中忆萧红
 - 哭一多
 - 哭佩弦
 - 忆谢六逸兄
 - 方令孺其人
 - 怀念曹禺
 - 我的难友邵洵美
 - 滇云浦雨话从文
 - 怀念
 - 百合的传说——怀念三毛
 - 死的光追上了他——忆顾城
-
- 怀废名
 - 忆家槐
 - 怀王统照
 - 忆克木
 - 孙大雨
 - 我所见的叶圣陶
 - 挚友、益友和畏友巴金
 - 何子祥这个人
 - 记赵清阁
 - 谈王元化
 - 林斤澜！
 - 哈哈哈哈哈
 - 启功二三事
 - 我眼中的张中行
 - 漫画丁聪
 - 摆摊的老朋友
 - 朋友
 - 空中朋友
 - “胖嫂”，您在哪里

章节摘录

范爱农 鲁迅 在东京的客店里，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。学生所看的多是《朝日新闻》和《读卖新闻》，专爱打听社会上琐事的就看《二六新闻》。一天早晨，辟头就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，大概是：“安徽巡抚恩铭被JoShikiRin刺杀，刺客就擒。”

大家一怔之后，便容光焕发地互相告语，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，汉字是怎样三个字。但只要是绍兴人，又不专看教科书的，却早已明白了。这是徐锡麟，他留学回国之后，在做安徽候补道，办着巡警事务，正合于刺杀巡抚的地位。

大家接着就预测他将被极刑，家族将被连累。不久，秋瑾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，徐锡麟是被挖了心，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。人心很愤怒。

有几个人便秘密地开一个会，筹集川资；这时用得着日本浪人了，撕乌贼鱼下酒，慷慨一通之后，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荪的家属去。

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，吊烈士，骂满洲；此后便有人主张打电报到北京，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。会众即刻分成两派：一派要发电，一派不要发。

我是主张发电的，但当我说出之后，即有一种钝滞的声音跟着起来：“杀的杀掉了，死的死掉了，还发什么屁电报呢。”

这是一个高大身材，长头发，眼球白多黑少的人，看人总像在渺视。他蹲在席子上，我发言大抵就反对；我早觉得奇怪，注意着他的了，到这时才打听别人：说这话的是谁呢，有那么冷？

认识的人告诉我说：他叫范爱农，是徐伯荪的学生。

我非常愤怒了，觉得他简直不是人，自己的先生被杀了，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，于是便坚执地主张要发电，同他争起来。

结果是主张发电的居多数，他屈服了。

其次要推出人来拟电稿。

“何必推举呢？”

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啰～～”他说。

我觉得他的话又在针对我，无理倒也并非无理的。

但我便主张这一篇悲壮的文章必须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，因为他比别人关系更密切，心里更悲愤，做出来就一定更动人。

于是又争起来。

结果是他不做，我也不做，不知谁承认做去了；其次是大家走散，只留下一个拟稿的和一两个干事，等候做好之后去拍发。

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，而且很可恶。

天下可恶的人，当初以为是满人，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；第一倒是范爱农。

中国不革命则已，要革命，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。

然而这意见后来似乎逐渐淡薄，到底忘却了，我们从此也没有再见面。

直到革命的前一年，我在故乡做教员，大概是春末时候罢，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见了一个人，互相熟视了不过两三秒钟，我们便同时说：“哦哦，你是范爱农！”

“哦哦，你是鲁迅！”

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，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。

他眼睛还是那样，然而奇怪，只这几年，头上却有了白发了，但也许本来就有，我先前没有留心到。

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，破布鞋，显得很寒素。

谈起自己的经历来，他说他后来没有了学费，不能再留学，便回来了。

回到故乡之后，又受着轻蔑，排斥，迫害，几乎无地可容。

现在是躲在乡下，教着几个小学生糊口。

<<友>>

但因为有时觉得很气闷，所以也乘了航船进城来。

他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，于是我们便喝酒。

从此他每一进城，必定来访我，非常相熟了。

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，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。

一天我忽而记起在东京开同乡会时的旧事，便问他：“那一天你专门反对我，而且故意似的，究竟是什么缘故呢？”

“你还不知道？”

我一向就讨厌你的，——不但我，我们。

“你那时之前，早知道我是谁么？”

“怎么不知道。”

我们到横滨，来接的不就是子英和你么？

你看不起我们，摇摇头，你自己还记得么？”

我略略一想，记得的，虽然是七八年前的事。

那时是子英来约我的，说到横滨去接新来留学的同乡。

汽船一到，看见一大堆，大概一共有十多人，一上岸便将行李放到税关上去候查检，关吏在衣箱中翻来翻去，忽然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，便放下公事，拿着仔细地看。

我很不满，心里想，这些鸟男人，怎么带这东西来呢。

自己不注意，那时也许就摇了摇头。

检验完毕，在客店小坐之后，即须上火车。

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座位来了，甲要乙坐在这位上，乙要丙去坐，揖让未终，火车已开，车身一摇，即刻跌倒了三四个。

我那时也很不满，暗地里想：连火车上的座位，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……。

自己不注意，也许又摇了摇头。

……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